

ДЕТСТВО

童年

[俄] 高尔基 / 著
木雷 / 译

ДЕТСТВО

童年

[俄] 高尔基 / 著

木雷 / 译

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
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童年 / (俄)高尔基著;木雷译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6.3

ISBN 978-7-5339-4371-4

I. ①童… II. ①高… ②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俄罗斯 IV. ①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96456号

责任编辑 王晓乐 朱怡瓴

装帧设计 艺诚文化

责任校对 许龙桃

童 年

[俄]高尔基 著 木雷 译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

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张 9.75

字数 190千

插页 5

印数 00001-10000

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371-4

定价 28.00元(精)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前 言

马克西姆·高尔基，原名阿列克谢·马克西莫维奇·别什科夫。俄国著名作家。1868年3月16日出生在下诺夫戈罗德市。“高尔基”俄文中意为苦命人。作家幼年丧父，在外祖父家度过童年。十一岁开始到“人间”谋生，在俄国社会底层受尽磨难，颠沛流离之中漫游俄罗斯各地，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，为日后的写作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1892年高尔基登上文坛，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作品，主要有：自传体三部曲（《童年》、《我的大学》、《在人间》），长篇小说《母亲》、《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》、《克里姆·萨姆金的一生》，剧本《小市民》、《底层》等。

《童年》是自传体三部曲的第一部，创作于1913年至1916年间。作品以高尔基本人的生活经历为素材，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艺术加工。小说主要讲述了小阿廖沙幼年丧父，后寄居于外祖父家，母亲病逝后又被迫到“人间”谋生的日子。在这个家庭里，小阿廖沙受尽歧视，饱尝辛酸。可以说，外祖父一家是当时俄国社会底层的缩影。小说中通过外祖父一家给我们呈现出两个

世界。第一个世界阴暗、蒙昧、丑恶。外祖父的残暴吝啬，舅舅们的野蛮粗俗，俄国底层老百姓由于生活贫苦导致的蒙昧无知、麻木不仁在阿廖沙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没有亲情与关怀，有的是贪婪与冷漠。而在另一个充满慈爱与温馨的世界里，外祖母阿库林娜驯顺忍耐、乐知天命的性格使小主人公受伤的心灵得到些许安慰。外祖母娓娓道来的一个个民间故事仿如一滴甘露，滋润化解着阿廖沙的愤恨不满。高尔基用细腻的笔法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将两个世界予以对比，表现出高超的写作技巧和丰富的底层生活知识。书中人物形象性格鲜明，栩栩如生。外祖母阿库林娜塑造得尤为成功，她是俄罗斯文学中灼灼生辉的女性形象之一，具有俄罗斯传统女性的诸多优点。她延续了普希金笔下乳娘阿琳娜·罗季奥诺夫娜的形象，并将其推上一个新的高度。

此外，作家笔下的俄罗斯大自然也具有了抒情审美功能，将希望、温馨带给痛苦的小主人公。“独自一人坐在冰雪覆盖的田野一角，在冬日严寒的静谧里倾听小鸟啾啾的鸣叫，还有远处过路的三套车的铃铛……这有多么好啊！”在万籁俱寂的冬日美景中，在冰封雪飘的童话世界里，世间的一切烦恼苦闷似乎都已烟消云散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随之融入到阿廖沙的脑海中。

作家运用夹叙夹议的叙述方式，把一幅帝俄时期俄国社会底层的生活画面勾勒在读者面前，让那些丑恶现象一览无遗。但是，小说的基调却是乐观的，积极向上的。正如书中所写：“虽

然这些丑恶令人厌恶，虽然它们使我们感到窒息，把无数美好的灵魂压碎，俄罗斯的心灵仍然是那样健康、年轻，足以克服而且一定能够克服它们。”

《童年》被誉为俄国文学最优秀的自传体作品之一。虽历经时代的变迁，其魅力依然吸引着众多读者。

译本第一章至第六章由李志强翻译，第七章至第十章由邓学禹翻译，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由孙蕾翻译。

李志强

在昏暗窄小的屋子里，我父亲躺在窗下的地板上。他穿着白衣服，身子显得特别长；他光着脚，脚趾奇怪地叉开着；令我感到亲切的双手静静地放在胸前，手指也弯曲着；他快乐的双眼紧闭着，上面盖着圆圆的黑铜币^①；他和善的脸孔发黑，齙着牙的怪相让我害怕。

母亲上身赤裸着，下身穿条红裙子。她跪在地上，用我喜欢锯西瓜皮的小黑梳子把父亲柔软的长发从额头梳到后脑勺。母亲不停地念叨着什么，声音低沉嘶哑。她浮肿的灰眼睛仿佛融化一般，泪珠大颗大颗地往下落。

外祖母拉着我的手。她圆圆的身子，大大的脑袋，长着一双大眼睛，松软的鼻子让人忍俊不禁。她一身黑，身子柔软，人特别有趣。她也哭着，哭声有点像特意在为母亲和谐地伴奏。她浑身发抖，拉着我往父亲那儿推。我硬撑住不去，而且直往她身后

① 俄罗斯民间习俗，人死后眼睛上放铜币可让死者瞑目。

缩。我又害怕又难受。

我从未见过大人哭，也弄不懂外祖母不停念叨的话：

“跟你爹告别吧，你再也见不到他了，他死了，亲爱的，死得不是时候，还没到该死的年龄……”

我得过一场大病，初愈不久。生病的时候，我清楚地记得：父亲高兴地照料我，后来，他突然不知跑哪儿去了，外祖母，一个奇怪的人，替他来照料我。^①

“你打哪儿来^②？”我问她。

她答道：

“从上面，从尼日尼^③来，不是走来，是坐船来的！水上可没法走，小鬼。”

她的回答既可笑又令人费解：楼上的屋子里住着几个染了头发的大胡子波斯人，地下室里则住着个卖羊皮的黄脸卡尔梅克老头。顺着楼梯可以从栏杆上往下滑，一旦摔下来，就会摔个倒栽葱，这我很清楚。但这和水有什么关系？一切都颠倒了，让人啼笑皆非。

“为什么说我是小鬼？”

“因为你叽叽喳喳。”她笑着说。

她说话亲切、愉快、流利。从见面第一天起，我就和她交上

① 高尔基三岁时在阿斯特拉罕患霍乱，其父看护他，不幸染病身亡。

② 此处俄语动词“来”指的是不借助交通工具，即“走来”之意。

③ 尼日尼，城市名，即尼日尼·诺夫戈罗德，俄文中意思是“下面的”。

了朋友。可现在，我却巴望着她快点把我领出这间屋子。

母亲让我感到压抑。她的眼泪和号声在我心里引起一种特别的恐慌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她这样。她一贯严厉、沉默寡言；平素穿得干干净净，头发梳得平平整整，块头大得像匹马。她身体强壮，胳膊上的劲大极了。可现在，她却浮肿得难看，而且衣衫不整。她身上的衣服扯得乱七八糟，原来梳得平平整整，像一顶浅色的大帽子的头发，此时披散在裸肩上，披落到脸上。编成辫子的另一半头发来回晃动着，不断触到父亲沉睡的脸上。我在屋里已站了很久，但母亲看都不看我一眼：她号啕大哭着给父亲梳头，简直泣不成声。

几个乡下的税民^①和一个岗警向门里张望着，岗警生气地喊着：

“快点收拾！”

窗户上蒙着深色的披肩，它像帆一样被风吹得鼓起来。有一次，父亲带我乘帆船去兜风，突然打了一声雷，父亲笑了起来，他用双膝紧紧地夹住我，喊道：

“没事儿，不要怕，葱头^②！”

突然，母亲从地板上吃力地挺起，随即又慢慢坐下去，仰面朝天躺下，头发散落在地上。她紧闭着双眼，苍白的脸色发青。

① 税民，12世纪至17世纪俄国城乡被课以税收的居民的总称。税民要缴付各种国家税，为国家承担各种赋役。

② 葱头，父亲对阿列克谢戏谑的称呼。

她像父亲一样齜着牙，声音吓人地说：

“关门……阿列克谢，滚出去！”

外祖母推开我，跑到门口喊起来：

“亲爱的人们，不要怕，不要碰她，看在上帝分上，你们离开吧！这又不是霍乱，是生孩子，行行好吧，老兄！”

我躲在箱子后面阴暗的角落里，从那里看着母亲在地板上打滚，哀号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外祖母在她身边爬来爬去，温和而高兴地说：

“为了圣父和圣子！瓦留莎^①，挺着点儿！……圣母会保佑你的……”

我感到害怕。她们在地板上围着父亲忙得不可开交，推他、呻吟、叫喊，可父亲却纹丝不动，似乎还在笑。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很久。母亲几次想站起来，却又坐倒在地。外祖母像一个柔软的大黑球，从房间里滚出滚进。随后，暗处传来一阵婴儿的叫声。

“谢天谢地！”外祖母说道，“是个男孩！”

接着，她点起了蜡烛。

我那时大概是在角落里睡着了，其他的事都不记得了。

我记忆中的第二幕是一个雨天，在墓地荒凉的角落里。地面泥泞不堪，我站在打滑的斜坡上，看着放父亲棺材的墓坑。坑底

① 瓦留莎，瓦尔瓦拉的爱称。

积了许多水，还有几只青蛙，其中两只已蹦到了黄色的棺材盖上。

我、外祖母、浑身湿漉漉的岗警和两个拿着铁锹怒气冲冲的乡下人站在墓边。温暖的雨点细如珠玑，把大家都淋湿了。

“埋吧。”岗警说完，走到一边去了。

外祖母用头巾捂着脸哭起来。乡下人躬下身子，开始迅速地把土铲进墓坑。坑里的水啪啪作响。青蛙从棺材上跳下来，往坑壁上挤，几团土把它们打到了坑底。

“走吧，廖尼亚^①。”外祖母抓着我的肩膀说道。我不想走，从她手下滑了出来。

“你呀，上帝。”外祖母不知是埋怨我还是在埋怨上帝。她低着头默默地站了很久。坟墓已经和地面比齐了，她仍然站着。

几个乡下人用铁锹把泥土拍得啪啪作响。一阵风飞至，吹散了雨点。外祖母拉着我的手，领我去远处的教堂，教堂周围插着许多黑色的十字架。

“你怎么不哭？”她走出围墙后问我，“你应该哭的！”

“不想哭。”我说。

“算了，不想哭就不哭呗。”她小声说道。

真怪，我很少哭，即使哭，也不是因为疼痛，而是因为受了委屈。我哭的时候，父亲总是笑我，而母亲则会大喊：

① 廖尼亚，阿列克谢的爱称。

“不准哭！”

后来，在宽阔肮脏的街道上，我们坐着轻便马车穿行于深红色的房屋之间。我问外祖母：

“青蛙会爬出来吗？”

“不会，它们已经爬不出来了。”她答道，“上帝保佑它们！”

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，都没有如此频繁而又亲切地提及上帝。

几天后，我、外祖母和母亲搭上了轮船，坐在小舱里。我刚出生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。他躺在桌边，身上裹着白布，扎着红带子。

我别扭地坐在包袱和箱子上，透过状如马眼的圆凸玻璃望着窗外。湿漉漉的玻璃外面很浑浊，泛起泡沫的河水不停地流淌着，不时飞溅起来，溅到玻璃上。我不由自主地跳到地板上。

“不要怕。”外祖母说着，用柔软的双手轻轻举起我，重新把我放在包袱上。

水面上弥漫着灰蒙蒙的湿雾。远处刚现出一片黑地，旋即又消失在雾中，消失在水中。周围一切都在晃动。只有母亲双手抱着头，靠着墙稳稳地站着，一动不动。她的脸色阴暗铁青，瞎子一般，她的眼睛紧闭，始终保持缄默，简直形同陌路，就连她身上的衣服我都感到陌生。

外祖母不停地跟她小声念叨：

“瓦莉娅^①，你还是吃点吧，就一点，啊？”

母亲一声不吭，一动不动。

外祖母和我说话时悄声细语，和母亲说话时声音可挺大，但有点小心，畏葸，且言语不多。我觉得，她怕母亲。这一点我懂，我和外祖母因此更加亲近。

“萨拉托夫^②。”母亲突然气冲冲大声说道，“水手在哪儿？”

她的话莫名其妙，令人费解：萨拉托夫，水手。

一个提着木匣子的人走了进来。他穿着蓝衣服，身材魁梧，头发斑白。外祖母接过木匣子，开始往里面放弟弟的尸体。放好后，她双手捧着走向门口，但却可笑地停在门前不知所措：她太胖了，过小舱的窄门只能侧着身子。

“哎，妈！”母亲喊了一声，从外祖母手里抱过棺木，随后她们俩就不知去向了，我还留在舱里，不住地打量穿蓝衣服的汉子。

“怎么样，小弟弟死了吧？”他俯身对我说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水手。”

“那么萨拉托夫又是谁？”

“是一座城市。你朝窗外看，那就是萨拉托夫。”

① 瓦莉娅，瓦尔瓦拉的爱称。

② 萨拉托夫，州行政中心，伏尔加河沿岸城市。

窗外的大地在移动，黑黢黢的，峭壁陡立，云蒸雾罩，仿如刚从圆面包上切下来的一块。

“外祖母去哪儿啦？”

“埋外孙去了。”

“把他埋到地里吗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，是的。”

我告诉水手，人们在给父亲下葬时，把青蛙也活埋了。他抱起我，紧紧地搂住，亲了亲：

“哎，老弟，你还什么都不懂！”他说，“不要可怜青蛙，上帝会保佑它们的！还是可怜可怜你母亲吧，瞧瞧，她都苦成什么样子啦！”

我们上方响起了呜呜的汽笛声。我已知道，这是轮船的声音，因而并不惊慌，但水手却急忙把我放到地上，说了声“快跑”就冲了出去。

我也想跑出去。我走到门外，阴暗狭窄的入口处空荡荡的，离门不远处，楼梯上镶的铜泛着青光。我往上一看，看见许多背着背包、手提包袱的人。很清楚，大家都要下船。看来，我也该下船。

当我和一群乡下人来到船舷旁上岸搭板前时，所有的人都朝我喊叫：

“这是谁的孩子？你是谁家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人们不停地推搡我，碰挤我。最终那个头发斑白的水手出现了。他抓住我，解释道：

“他是阿斯特拉罕来的，从船舱里……”

他飞快地把我带回船舱，塞到包袱上，出去时做了个威胁的手势：

“再动就收拾你！”

头顶上的嘈杂声逐渐变小了。船舱已不再抖动，水面的轰隆声戛然而止。浓浓的水汽蒙在舷窗上，舱内变得黑暗窒闷。包袱胀大了似的挤着我，简直糟透了。莫非他们想把我一个人永远留在空荡荡的船上吗？

我走到门前，门是关着的，门上的铜拉手我转不动。我拿起一瓶牛奶，用尽全力砸到拉手上。瓶子打破了，牛奶洒得我满腿都是，还灌进了靴子里。

我为自己的失败懊丧不已，躺在包袱上抽泣起来，哭着哭着，噙着泪睡着了。

当我醒来时，轮船又轰鸣抖动起来。船舱的窗户如太阳般通红。外祖母坐在我身旁，梳着头发，皱着眉头嘟囔着什么。她的头发特别多，密密地披散在她的肩上、胸前、膝部，耷拉到地上，黑黑的头发泛着蓝光。她一只手捋起头发，悬在空中，然后用缺齿的木梳费力地插进厚厚的发络里。她撇着嘴，黑眼珠泛出怒意，脸庞在一大堆头发中显得小而可笑。

她今天似乎有点凶，但当我问她怎么会有那么长的头发时，

她一如昨日，温柔地说道：

“看来，上帝用它来惩罚我。他说：‘让你去梳这些该死的东西去吧！’年轻的时候，我常吹嘘自己这几根毛，年老了却要咒骂它！你睡吧！还早呢，太阳刚从夜幕中升起……”

“我不想睡了！”

“好吧，那就不睡吧。”她随口答应下来。她边编着辫子，不时还看看沙发，母亲直挺挺的像根弦，仰面躺在上面。“昨天你怎么把瓶子打碎了？小声告诉我！”

她说话似乎是在用心唱歌，那些话就像明艳可爱的鲜花一样轻易地在我的记忆中扎了根。她微笑时，樱桃般的黑眸张大着，放射出难以形容的快乐的光彩。她一笑起来，嘴里就惬意地露出牢固的、洁白的牙齿。尽管双颊的黑皮肤上皱纹堆累，但她的脸庞仍显得年轻、光亮。招风鼻孔、松软的鼻子及红鼻头使其脸上失色不少。她喜欢闻镶银的鼻烟壶中的烟草。她一身黑，但透过眼睛可以看出，她的内心焕发着永恒的快乐、温柔之光。她佝偻着身子，几乎就是个驼背。她很胖，但走路却如大猫般轻快敏捷。她全身也像这种温柔的小动物般柔软。

她未来之前，我似乎在黑暗中沉睡，她一出现就唤醒了我，带我走向光明，把我周围的一切连成一根不断的线，把一切都编织成五颜六色的花边。她立刻成了我终生的朋友，和我最贴心，最理解我，也是我最亲近的人。她对世界无私的爱包含了克服艰苦生活的坚定力量，让我受益匪浅。

四十年前的轮船行驶得很慢。我们到尼日尼走了很久，我还清楚地记得头几天的美景。

天气晴好。从早到晚我和外祖母都待在甲板上。天高云淡，秋天的伏尔加河两岸一片金黄，仿如绸缎织成。浅棕色的轮船逆流而上，桨片慢腾腾、懒洋洋地拍打着蓝灰色的水面，发出啪啪的响声。船尾的长索拖着一只驳船。驳船是灰色的，像一只潮虫。太阳在伏尔加河上空悄无声息地移动着。周围的新景致层出不穷，变化多端。郁郁葱葱的山脉就像大地盛装上松软的褶子。城市和乡村坐落在两岸，从远处看仿如一块块蜜糖饼。水面上漂浮着金黄色的秋叶。

“你看，多美呀！”外祖母从船的一侧走到另一侧，不时地说着。她显得容光焕发，眼睛快乐地大睁着。

她常常出神地望着对岸，忽视我的存在：她站在船舷旁，双手放在胸前，默默地微笑着，眼中噙着泪。我扯了扯她黑色的印花裙。

“啊？”她抖动了一下，“我好像在打盹，正做梦呢。”

“那你哭什么？”

“亲爱的，这是因为高兴，也是因为上了年纪。”她微笑着说，“要知道我已经老了，我已活了六十多个年头了。”

她闻了闻鼻烟，开始给我讲各种奇闻逸事：有讲善良的强盗的，有讲圣徒的，还有讲各种野兽和妖魔鬼怪的。